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五十九至卷六十四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九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自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已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
鄙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
得景仁天下其庶矣况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
然而有所懼者其何故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
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
固然也鄙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
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不爲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爲
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
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
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

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歎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

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弃絕矣北都
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
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
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
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克此
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
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
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
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
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污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污而
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

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

端

書

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廼云非爲名也非爲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

傳家集卷五十九
三
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况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答陳祕校

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

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
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
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
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
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
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
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
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
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
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
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

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鷓鴣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噉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

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

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監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草章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筋輟餐夜則擊席歎吒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

自慚忤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
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
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
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
乃畧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他日面談方盡觀
縷也

與夏祕丞倚別紙

詔獄所豎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
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無武
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
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如之何此

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

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

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識偷安者其言皆如是也次則

力戰以決勝負勇悍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

使彼自懼失亡而去陳懷順之謀也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

侵耕所得不償所失必來分割光與邢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閒築

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光與

武侯中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

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難豫知無可言者

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

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為

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孜孜爲國更獲
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咎雖不足爲
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爲首而不蒙誅
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慊慊者也
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
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
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處士閑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貺手筆云
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不能
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望其藩

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膂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歎慕之深顧以俗網縻繫末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稊稗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他日得侍左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

答劉太博

枕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惻惻諒直之益

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蓋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隳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

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廼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喻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

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
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
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曩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
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
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
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
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
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
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
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
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

光竊傷之擲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
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
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
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
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
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
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
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
光擲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
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
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

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閤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叅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

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
既不獲面陳因辭杼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
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
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
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
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
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
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齷然爲鄙
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

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
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
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
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
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
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
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
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
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
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
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

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

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旣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

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九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三

答胡寺丞宗愈書

時宗愈爲楚州糧料
薦歙州蘄門令丁騫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稿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尚未報謝雖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臯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弃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爲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

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敝廬者不啻十數然爲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廼益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賭如登崑邱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貺至大宜即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

自愧今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鉏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

傳家集卷六十一
二
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宜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

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
子不違如遇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
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
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
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
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
先又况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仰止之不暇自視一
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

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
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
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
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
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
養民此其所以和也鄉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
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
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
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

可起之中引叅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

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

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
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
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
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
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
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
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
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
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

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

孔子則有閒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

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鄩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顥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

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

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

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爲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

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

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

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
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
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弃擲
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
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
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
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
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
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
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
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

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弃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

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旣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旣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弃外收而教之不勝

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竒也且久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

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選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脇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廢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

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已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哀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

為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由衰經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凜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為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汗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為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為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為輒自疎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暫

鎮治之光然後敢復敘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戇愚之志
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杼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
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
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
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
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
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
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
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

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爲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爲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儀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廼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照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

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踧踖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曷承就移慶帥旣

傳家集卷六一
五
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况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

百人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佗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

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
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
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
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
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
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
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
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况近
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

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則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碎問之疇對無滯袞袞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

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
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况賢守倅哉詩云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
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
放於今汲汲於已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
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
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一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四

荅張先生 砥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歎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已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

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荅陳監簿

師仲

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曩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污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寘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

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佗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臯是敢輒自陳叙澆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荅李大卿

孝基

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為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為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刑賞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此皆天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是故過寒則為春霜夏雹過燠則為秋華冬雷過雨則為淫潦過暘則為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

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濡熱甚則氣浮躁
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
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
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
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
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
身生瘡疥手足時癱癡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
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
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
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簞乳腐麵滓豆炙性大寒

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沈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旣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佗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面瘡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癰癤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

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
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牆
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
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

充書

熙寧十年
四月作

光啓光愚戆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
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
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
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
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
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

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
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
言庶幾仰疇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
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
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
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
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
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
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
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
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培

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蠡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
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百里之水旱霜
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
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
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
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疋尾羽敝口瘡終能爲周家
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
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
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
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

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螫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

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
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
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
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
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
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
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
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之
首相展志行道政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

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
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
區不覺辭多惶恐再拜

荅蔣中舍

深之書深之祖淪淳化中為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
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為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
眾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為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
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
守臣軍帥棄地與眾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
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
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叙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

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荅郭長官 純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便
人以是期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
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
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
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
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叙前
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
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
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

公作正統論二篇以斷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
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
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
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
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
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
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為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為無
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
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為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為
異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為難知經三君子盡
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

之人貴於切切惔惔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冥頑安足以闕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惔惔之志非欲光為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曾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為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閏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為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冊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似未為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昇起於廝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為僮僕徐溫句之以為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為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為一世議然後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王統之餘也今劉

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爲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爲閏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爲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四涼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閩爲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篡竊天下嘗盡爲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羣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吕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

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僞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為罪幸甚幸甚光再拜

荅陳司法

師仲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為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佗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于今謂光盍亦為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悸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憊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

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文而傳彛使
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
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爲秉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
下乃使爲韓之所爲是猶驅策駑馬曰必爲我追千里
之足其果能爲之乎借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況
爲詩傳以叙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詈且無
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汨沒先君子之名以重其
臯況先君子之名潛德遺美二顏旣傳而評之甚精且
詳決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
而察之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光啓晚來蒙惠手筆并機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即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耆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悚仄悚仄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旣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謚文王配上帝終周世常然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爲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情性也

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
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
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
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
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為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
所之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
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
幸冀留意

荅孫長官

察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孫
君足下蒙貺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

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穉至于成人得接待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曷日亦不自揆妄爲人作碑銘旣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爲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譔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爲已任是羞污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寮

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爲尊伯父爲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爲之也爲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旣使人爲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爲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志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爲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雖殊其爵里勲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爲之何哉愚竊以爲惑矣今尊伯父旣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

傳家集卷之二
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
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
俗之惑爲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荅張尉未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祕校足下光
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騎過
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
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下所與之
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幸光以居世
百事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平始爲騷自賈
誼以來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爲之皆

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恥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以叙懷假物以寓興高颺橫鶩不可羈束若咸韶濩武之不同音而爲閔美條鬯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慕重非言可迨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爲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紫闥訐謨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爲也光頓首

與景仁論樂書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云
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
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
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
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
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
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
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
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

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
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
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
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
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
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
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
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
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
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
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

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道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叅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律

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
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
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
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
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
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
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廐
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
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
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
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

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

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
為此譏諉也

景仁復書

九月二十二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
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懽然而懼
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
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
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
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
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曰漢書
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
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眾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
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
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
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
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
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
者有律矣未可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其
容受幾何豈可知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

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

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
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十黍而後
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
量則由黃鍾之侖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尺邪
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
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
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
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髙非昔之太
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
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
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能知其律與聲之同也
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
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後能
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
今律有四釐六毫之意其可得乎其欲以史公曰
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實欲成其名而
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
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
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
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議也

再與景仁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爲書以干聰
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
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既
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
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
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彊辭抗之此所以憤憤
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羣公之議而下
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敢教
景仁枉道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
褐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
若以爲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

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爲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鍾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未知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蔟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

帝之仲呂也夫真黍或可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無
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爲與黃帝同亦以
褒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浴者光始
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
絀房生之議乎蓋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耳苟欲
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
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
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變則願附景仁之言以
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古之朋友無不切磋琢磨
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已從而往返不已也

景仁再答書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也君實之爲人也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不介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爲戲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君實何恤而憤憤不得飲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而二百五十言及尺律就二百五十言於此止乎將亦有隱者其言無幾矣君實之辯義理於此尺律之事少也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君實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鎮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云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以爲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後夔亦不得知也何哉無律也古者以律而考聲也書曰律和聲周禮曰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言鎮云用庶之法則黃帝之仲呂以爲褒庶之智與黃帝侔者非也今農夫治田禾麻菽粟黍稷梁稻以時而布之或耕之或耘之或先種而後斂之或後種而先斂之有過之者曰此後稷之法也農夫之智果后稷乎老婢鑽木取火承以束緼傳以薪燎治鳥獸之肉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

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老婢之智果炎帝乎醫者
 能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葉金石骨肉
 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忌者
 有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手足口耳鼻皮膚
 髮心腹腸受疾之處而療之過之者曰此神農之
 法也醫者果神農之智乎然則君實之譏鎮亦未得
 也君實以為鎮不熟察君實之書尚
 有條目乎幸一一疏示不宣鎮再拜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一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二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五

與王樂道書

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為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疎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

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

屏去諸藥

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

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

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

性温作薄糜如藥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府衣服不

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沈聽內

視藏心于淵恬淡逍遙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

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

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

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為

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

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荅新知磁州陳大夫

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
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為日固久近蒙貺
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
先相國閎才茂勲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
為兒未亂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
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儵鮒歷渤澥之
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
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廩校正先集欲刻
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
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

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廩訪諸能者此特磨
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
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收受
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閱藏先集以詒子孫俾
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荅范景仁書

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胡浮渙水登香菜
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
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鹵漢斛已成欲令光至
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
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

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
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竊不自揆輒敢以
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旣殖必使
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廈旣構必使賤工從而礱斲之然
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
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爲民之始
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
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
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
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爲太極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其德大矣至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脩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燠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蝎處焉肉腐而蟲聚

焉人之所爲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
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
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
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佗也
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
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
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
支離不若此道之爲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
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
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

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
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
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篋簋士無故不
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
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爲用也周室旣衰禮缺樂
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護
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
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曾臆以億度
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
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
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黼出於考工記事非經

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就
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
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旣不可得而
睹聞矣盍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
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
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
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
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
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

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某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流取其源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旣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黼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爲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

而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
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為僭不以為狂
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

景仁又荅書

某啓辱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
可不復竊謂舜巡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
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恃以
為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聲以考其和
此樂之所由作也周之嗣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
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為而不稟於
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止用舊聲終唐之世無變改者
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為黃鍾太
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
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瑗所鑄銅律置神御
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其律又應古樂而
鍾磬才中大蕤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樂君
實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鍾鍾皆有小
大輕重非三代不能為然最大者今為林鍾而仲呂

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者相符雖
經鐫鑿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
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蔟商聲宋子
京所謂君宮寄於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况十二律
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
乎考工記世以爲漢儒所爲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
牽合某亦於二書深疑之近因黼斛考其制作不復
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
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
爲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
也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爲後世之
傳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
邀候歸陝歲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
極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黃
帝莫能爲者某至穎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
之晚病源乃申素問之說易爲觀覽若君實不倦亦
不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
可焚燒黼斛費銅炭則然亦不可錯棄恃念不宣某
拜再

與范景仁第四書

某啓近領正月十二日書續又領所賜論醫及樂書教
誨勤勤感藏無已醫書固難測素問巢源在其中最精
奧誠如所諭光前書所云者非敢廢棄之也竊謂醫書
治已病平心和氣治未病冀景仁旣得其本則未可焚
也然謂素問爲眞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
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此周漢之
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古律旣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
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
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
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
合於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鍾律樂之末也

本巧也末規矩也雖不盡巧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惑焉光是以願景仁銷新鑄之
黼斛不欲使傳於後世萬一有知樂者音律既合於古
矣不幸得景仁之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賢
者豈肯作器以誤我更惑於其所學矣此光之所大懼
也望景仁察之數日來頃暄洛城花卉如錦家兄已到
光未可離此景仁許來千萬勿食言也

景仁荅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承體候已就平復不勝喜
慰又云平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未嘗不平其
氣未嘗不和而不能治未病某竊恐所有之藥如所
議之樂爾醫與樂皆出於黃帝岐伯乃當時之工也
聖人立法之時不可不如此周悉其書不若虞書周
漢間依託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起於當時

何則已有律至虞書同律尺量衡舜慮四方此三物者不稟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巡於方岳下考而齊一之安得為不恃此以為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者以古樂聲為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為林鍾長六寸律皆圍九分黃鍾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鍾得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協此乃增律之一寸以為尺豈生於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得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之大比蓋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即以所制律考太常鑄鍾未位最大者乃應黃鍾子位中者應仲呂前後人言高五律者不虛矣古者十二鍾皆有大小猶十二律之有長短也猶龠斛之有輕重也以律之徑三分至龠之方尺圓其外九釐五毫之百六十二萬分斛之方尺圓其外九釐五毫之百六十二萬分皆無差也律者樂之本也鍾鼓云乎哉蓋病後世專事鍾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得其當猶無律而定樂也胡先生律圍十三分三釐八毫者八圍九分者一圍八分四釐者一圍七分九釐五毫者一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何也為聲之不協比也黃鍾之律短也黃鍾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

律也君實若不見過一觀黼斛某懼後世待
君實爲執一而不變人也非所聞之君實也

與景仁第五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遞
中書未嘗得蓋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
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
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
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
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
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
以爲養生作樂之本譬諸萬物皆知天之爲高日之爲
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跂而及之耶彛所以薦於

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共學之爾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爲酒所困發于耳發于牙是亦過中之所爲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爲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他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歛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爾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孑

遺有殷盈孫者更案考工記始鑄罇鐘十二五代用之
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
位者已中黃鐘則是太常罇鐘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
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罇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
語其容受耶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一龠則二百四十
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
愚所不及非面議莫能盡也曷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
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
鬱之志殊未便也

景仁復第五書

某復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是也禮云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

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而禁醫書也孟子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某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飲食過中非中和也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爲十三分二之大自魏晉自秦漢俱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歛之大給之亦不可知也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二漢什五秦太半皆大歛也不必大其量是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律權衡合於律而補斛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合於量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爲一龠千六百四十龠爲一滿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爲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實也自古至今黃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法不可變亦猶是也其數與聲與尺與權衡皆稟於律獨量爲不稟必有自來矣不見於書所以疑其自魏晉也以胡先生樂書考之乃知其律短而聲高君實不求此而襲先儒之誤乃云未甚解補斛之分者正以此也君實深於算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尺量則渙然無疑矣未位最正者曰林鍾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黃鍾位也非有七律子位中者曰仲呂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仲呂位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謬矣太常罇鍾恐非盈孫所爲是時尺法亡久矣安得如考工記有大小輕重之法乎故云非周以前莫能爲者累論議不決

傳家集卷之二
特以漢書脫文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誤也更詳思之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黼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鄉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曾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況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
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
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
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
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耶人苟能無失中和則
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
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
滌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
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
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
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
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穫充訕能無病

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閎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鰕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

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鄉者所蒙教誨何敢忘
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
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
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宣光再
拜

景仁荅中和書

君實示諭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在天為中和在
人為中和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
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國諸侯之衰
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救戰國諸侯之亂
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
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
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
君實體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孟子曰昨日病今日愈是病亦
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果決續附三篇皆前議闕者

幸詳
覽焉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
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
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
之以虛若饋獻之相交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
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
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勅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
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
獻皆不克納借使光服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得哉豈
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頓涼望

慎護自愛而已

景仁再答中和書

以律生尺黃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
儒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為銅龠君實以邕及魏晉以
來諸儒之誤見既某報以黃帝之法豈非諒直而忠
告者邪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
中和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為賢為聖以至於神而不
可知生而暴戾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為愚為不才
矣不得禮樂則遂為惡人不可峻革者也至於天地
位萬物育要須見在位設施之如何某以所有以所
是奉獻而君實略不虛以受之遽欲置是二說二說
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為公而不競於為疆
也辭

與范景仁第八書

來論云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定
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

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絕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於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景仁復第八書

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詆李照非是最後房庶來又言二人者亦非是何則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已而依庶之說令制尺律龠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實初與胡阮非李照者近時又以前史不可刊今按前史抵誤獻十條才錄七條奉呈請詳觀之於義理可刊不可刊大抵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或為論或為辯以正之所以見為學之志而示於世注老子是也今夫樂自太祖病之太宗真宗仁宗講求之主上欲救正之列聖之所拳拳者蓋以禮樂治國之大而不可一日慢況樂

之太簇爲黃鍾官商易位哉君實今所主是前與胡
阮非之者君實前非李照今復主之豈未思之邪王
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
干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
仲更嘗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
三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與范景仁第九書

聞景仁欲奏所爲樂此大不可恐爲累非細是非未定
或招悔吝尚可舉措所宜慎惜也區區之懇盡託尋叟
布之左右願垂識察光寧可爲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爲
是光所論爲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
但存文字傳於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於
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景仁復第九書

義有輕重事有取捨悔吝舉措輕也可捨也樂重也
不可不奏前年定樂樂工有言其非者朝廷鞭配之
樂之誤不及匿名事又一救得
其義與悔吝取捨孰為重哉

景仁又復書

郊壇設黃道午陛執政大臣及從官贊引初獻而引
亞獻終獻可乎誤則百官瞻望以為何如天地神祇
宗廟社稷之靈以為何如此禮之失易見者也況樂
隱奧而律呂君臣自有上下次序失則人不能知而
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亦見之
矣以是而思不可不慎重焉

與景仁論積黍書

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
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恠之必
知其非疎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
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肝以仰告亦止於陳

言重複祇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又復主之光鄉時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爲景仁以今之太府尺即黃帝時尺恐不然耳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

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志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為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為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呂考鍾磬校尺量鑄黼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

真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復以樂論相示亦不敢對也

景仁答積黍書

某與君實議樂前後幾萬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為異同爾其餘則汎用傳記證佐而已最先者君實以為房庶改漢書前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八字某以為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為且庶亦不能為也尺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曰黃鍾之侖在權衡則曰黃鍾之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為不成文理乎隋書諸儒之論始以一黍為一分之說若爾則黃鍾積實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謂銅律尺為銅侖尺黃鍾萬事根本尺量權衡之所稟者而諸儒尺至有一十五種逮今千餘年

無人是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為終之乎君實以青
 赤黃白黑主於溫酸苦甘辛鹹主於飽謂為某說不
 然五色者之於衣華於身而已五味者之於食適於
 口而已烏取於溫飽而云乎哉見君實議樂正如是
 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為黃鍾
 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為
 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陳不可持國約石
 淙相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說君實云必有伶倫
 后夔師曠始能知之某以為三人亦不能知何則無
 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
 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
 知之無律故也君實云示諭七條或然或否不知何
 者為然何者為否請一疏示當為修改某謂太府尺
 為黃帝時尺考李照之律與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
 府尺縱黍而累之亦牽於隋書之說也然其樂比其
 律高三律律是而樂非也何以知今之尺是黃帝時
 尺以黃帝之法為律以起尺十二律內外皆有損益
 其聲和而與古樂合以為龠斛而其分數其輕重又
 與周官漢斛銘並同無毫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
 府權衡皆黃帝時物也其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
 也隋謂之開皇官尺歷唐以至於今者謂隋唐尺則
 人皆信之謂黃帝時尺則皆駭矣自隋以來至唐以

命及五代最為亂世而此物不變則自秦至三代至五
帝而上黃帝又何疑哉千歲之日今日是也謹此復

又小簡

樂為小事為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實不決是
非是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
年孫宣公馮章靖宋子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瑗
房庶令修之君實當時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所用
乃李照樂君實云不改何也持國大地失脚正可以
君實中和樂呼之五方之人言語不通信然至於歌
樂則一豈有我是而彼非君實之言可全廢某之言
不可不盡用何則蓋無不是也古人之所不到也十
二律皆有損益而和也豈不為新義勝舊
義新理勝舊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温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
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恠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
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
以為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

愚蔽曾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
惟冀自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宣

秉國論中和書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
 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
 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
 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
 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為
 日為南方為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
 本為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
 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
 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修
 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
 若其所以迹者蓋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本此
 又眾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不得其節則過與
 不及施於用則為蔽塞為睽乖為不行為患難無此
 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
 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此

荅韓秉國書

元豐八年二月作

光啓丁通直來蒙貺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恠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恠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諭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諭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諭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
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
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
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
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為空洞無物靜者固不
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
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
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
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
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
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

氣專以中為事動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天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社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

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與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

傳家集卷之二
三
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
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荅秉國第二書

元豐八年
三月作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
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
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
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
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
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
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
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

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已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埤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

生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况佗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傅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

居皆在於中勿須與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
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
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
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
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
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
與夜行吾人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
之言奚以多為

景仁荅中和論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為大本者以其
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某以為中
者對外而為言也君實曰中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
形而言之則有中者外此書以中庸為名所指者蓋

德也請以非形也某以爲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請以堂論之身形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內皆中也若以不近四旁爲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非所謂含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某又以爲發者由中出者也出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外又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爲名指德而言則有中有和若然則經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也此書雖以中庸爲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證援也君實不喜老莊及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誠之者實又曰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靜默語未嘗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誠之者也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辦哉所謂誠者非別有一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道至矣譬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自小自外而至者也鍾豈預設小大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爲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中於心而待之也

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
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
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亦
言心之無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
能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便為無
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發而皆中節也經曰惟
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
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
位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予
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
道無其位者也經之末又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未
也詩曰德音如毛猶有倫以毛為猶有倫則又明
矣但天之意通而無臭則形得也今夫穹然而體高
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為天之用
者聖人深拱法宮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其
用蓋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
者皆道也孟子曰大化之謂聖而不可見之
之謂神非立天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
乎此者其見天乎
地聖人之心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二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三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六

荅兩浙提舉趙宣德

帆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驚怛
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
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
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鄙獲接待之久蒙知顧
之厚今得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爲
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
見屬欲令光譔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叙不可爲之

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星决不沉没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羣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

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懔恐悸言不能盡

荅武功石令

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帝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儼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

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恠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戇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貲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紉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

利邪光曾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
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
爲人臣者身非已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
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
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
千里幸甚幸甚

荅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
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
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
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

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
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
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邇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
高學甚精孝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晞仰
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詒之話言仍示以所述孝
睦事迹夫孝弟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
闕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顏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
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爲
之不枯足下姑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
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
沿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

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
頓首再拜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離未
嘗得伸悃幅雖日夕接武猶隔闊千里也今不幸又在
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
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况
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
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
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
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

傳家集卷之三
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
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
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
忠直踈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
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
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
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荅以筆札宸前力
言則全仗晦叔也

荅彭朝議

寂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不迫人齷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汚衣潛逃湔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已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僂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

傳家集卷六十三
五
之殊不知軼景追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荅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

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
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爲非
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
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
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
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
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
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
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
淳裁擇而折衷之

荅呂由庚推官手書

光再啓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所
上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內授史官但荅云所
上疏內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廷於禁
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採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
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
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
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
汨沒矣更希裁度光再啓

貽劉道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
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

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穢
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
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也渠
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
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
五代長編若不廢功計不日即成若舉沈約蕭子顯魏
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
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
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
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
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掇定摹印正史

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
精只如沈約叙傳差却數板亦不寤其佗可知也以此
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里食貨刑法之大
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荅范夢得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
年得無却成滯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

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

注於逐事下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

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

銑時斬輔公祐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頽利須注在
貞觀四年破窾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
厥時佗皆倣此

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

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

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

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

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

類及為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

知八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

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為棠谿有無事可附者

氏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事尾者也如左傳子罕辭王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

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假使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

佞官則附於到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附者不用此

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

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之下嘗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者月日也

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

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
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叙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
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
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為
叙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
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假如武
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
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
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為文章
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恠誕諛諧止於取笑之

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

宗時李泌誦黃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已詔李

臺瓜辭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罪黜官

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何罪亦須

存之或文繁多節妖異有所做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

取要切者可也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識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

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

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

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

其餘不須也妖恠或有所做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

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

誣諧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自己兒最可憐石野猪並

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

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千萬切禱

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

其長編已寄還道原

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因可

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爲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來不妨彙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指揮別寫及措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兩卷並告存之向去不便却寄示也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
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
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
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
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
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
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勅施
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
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
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
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

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旣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爲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爲之

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旣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樁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關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粒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即一切住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

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之者賞以班行今旣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

異以成聖志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爲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奏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自今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則大是悠悠徒爲玩令一無所益須別

立法云應漢戶熟戶與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
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即時支係省錢
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
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絕若
西人往年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
壁清野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
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
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
累石時更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緊
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亦不
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狃於得志以爲南朝易

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
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
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
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
置熙河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
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
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茫賞
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些小金帛遇冬
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者賞以銀楫子銀盃綵段如何又
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
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

正長所以
鞭保丁只

為未及分數
干賞故也

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
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騾馬何為但使之積死
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
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收亦不可不
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
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
各取便於出入故也今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
故也子厚嘗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
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編止
有兩複吏去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彼亦無
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
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
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大曠然
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
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牒與如此則彼此相彌縫且有
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為之萬一彼微為邊患或更
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算其多者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皴飯狀

熙寧三年十一月一日上

准都轉運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
乾糧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
與柴錢勘會近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指揮
公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

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床餅飯當
司已兩次牒逐州軍疾早變造施行去訖今
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逐州將床一
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如闕床即
疾速計置收糴變造乾糧所是柴錢斟
量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發
義勇赴汭邊戰守並令自齎備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本
戶稅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
齎往者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司牒准宣
撫使衙劄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乾糧一秤至
屯戍州軍須合預行變造乾糧準備支遣附帶前去右
劄送陝西轉運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汭邊
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河中同耀乾鳳翔六州府

速行勘會義勇所居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內有床粟或
白米便約義勇合附帶乾糧秤數中停變造床餅皸飯
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皸飯仍趁此時月造下
兩番令附帶數目免致非時蒸熬易爲損惡仍每乾糧
一秤破係官布造袋子封印如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
依數附帶者光竊詳義勇戍守之時每人逐日給米二
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器械
衣裝盤纏等物竊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今來變造
乾糧雛飯須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
云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搔擾況即今諸縣官倉床米
至少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闕食人戶各二石

尚未有備若更造乾糧皴飯即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闕食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段失所竊見慶曆年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乾糧皴飯萬數不少後來既不出兵其乾糧皴飯所在堆積經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爲棄物今官中錢穀比於慶曆年尤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爲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皴飯今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皴飯仍令十日一申倉卒取辦竊慮百姓猜疑以爲國家又欲出兵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解諭至時不爲便穩光已指揮本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乾糧皴飯更聽候宣撫衙

指揮去訖謹具狀申宣撫使衙伏望裁酌早賜指揮

申堂狀

嘉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右光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奏聞以羣臣受大行皇帝遺留物過多乞許令進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蓋主上謙讓未欲開允伏望叅政侍郎集賢相公昭文相公表率百僚首先進獻以濟今日用度之急抑向去僥倖之源天下生民不勝幸甚謹具狀申聞伏候台旨

大辟貸配法草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日授刑部

應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依法定斷并坐疑慮可憫條送

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依申奏
取旨若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即具鈔奏下本處
依法施行不得一概將舊例貸配破却律勅正條仍委
門下中書尚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
勘施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三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四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論一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

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能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知與不知同用而不能知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

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

趙括而虜之阮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
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閒而疑之范增怒而去
項羽卒為漢禽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
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
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
又以小人閒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
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
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
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
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
為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

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

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

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况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

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
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
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
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
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
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
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
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苻永固得王景略於
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
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以能東取
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

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嚮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庭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劑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傳家集卷之二十四
五
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機權論

慶曆五年作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辯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者事之未著萌芽端兆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為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

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乃欲棄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爲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焉小人不知機權之道而誣竊其名妄行悖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爲玉杯象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皆知機者也夫杯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爲太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爲其奢淫泰侈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人而有

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為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為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廢姓伐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斲喪周室成王幼

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
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
必不放君商受苟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
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已也是
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伊尹作書曰祗爾厥辟
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爲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
委蛇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
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
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
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營於桐宮密邇先王
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寢久將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誄

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之
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決必亡國已
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
僕言商旣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我
乃顛隳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之審諦
也大誥曰肆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爲已也幽風曰旣取我子無毀我
室子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
也予羽譙譙予尾脩脩言勤瘁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唯音嘒嘒言三監背誕王室阽危故我恐懼以憂
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

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
逐其君懷芥蒂之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
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

嘉祐三年五月
二十三日作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溫與閻豎乃
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
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閻豎閻豎之橫由輔
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又
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
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旣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
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

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跛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羣臣爲朋黨誰之

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中和論

元豐七年十月三日作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中庸常也以中爲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爲中發之爲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

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
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旣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
爲仁蓋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
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氣志旣
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爲本以鐘鼓爲末也商頌曰不
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蓋言政以中和
爲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蓋言刑以中和爲貴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

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爲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導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其內

能如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爲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應務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爲善小人乘之以爲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旣得其樂又得其壽夫

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胃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才德論

慶曆五年作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爲鐘可以爲鼎玉可以爲珪可以爲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爲鐘

鼎金不可以爲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舍才而取德昔者鄆舒有三雋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舍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爲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

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

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漑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茂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爲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四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